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二十三回 張志伯舉薦庸才

卻說張志伯次早入朝，朝見已畢，帝令平身，宣上殿來，慰勞畢問曰：「陝甘一帶近日如何？」志伯奏道：「陝西一省幸賴寧安，惟涼州一度陷於鄯善之夷，彼時有窺視之心。甘北界鄰胡地，胡亦圖入腳。臣到任後，即時加巡警，嚴飭戍士，所以守禦嚴而無虞從起耳。此乃陛下洪福，國家之幸也。」帝喜曰：「卿可謂能理而善治者也。今卿來京，不知守者可如卿萬一否？」志伯奏道：「臣奉恩命之日，即在各營鎮哨內悉心遴選。查有中營中鎮胡芳，年力精壯，善得撫守之法。」

且待軍士有恩，人樂為之死，臣將軍務令其暫署，候陛下簡放才幹兼優者赴任，以資彈壓。」帝道：「此任甚重，非素諳撫治之員，不克勝任。卿意以何人可當此職？」志伯道：「臣觀才幹兼優者固不乏人，然非在外重鎮，即夾輔都城，恐不能移易。」

臣伏見相國族弟嚴源，年富力強，諳曉治道，具有王佐之才，孫吳之略。現為駕部郎，這人可當此任。陛下試召之，面詢其治理之道，必有可觀。否則臣甘受欺君之罪。」

帝曰：「卿為社稷之計，舉賢才，薦忠良，乃大臣之禮，朕甚嘉尚，何罪之有？」遂令黃門官，持節到相府宣召嚴源，明日早朝見駕。黃門官領旨去訖，帝即對張志伯道：「明日吉辰，即當接印任事可也。」隨賜玉如意一枝，飛魚袋一個。

志伯山呼謝恩出朝，急忙來到相府，恰好嚴嵩正在書房用膳。張志伯進見，嵩即請同吃。志伯道：「飯且自吃，特為君報喜而來。」嵩問：「有何喜事？」志伯便將帝問彼答，現在簡放令弟源老兄，已差黃門官持節來宣，明日早朝陛見，即為大將軍的話說明。嵩聞言反覺不悅，道：「蒙親翁美意，特為舍弟吹噓。但舍弟自江西來，諸事未諳，僕無奈以一職而羈其身。」

今忽然膺此大任，只恐弗勝，誠不免畫蛇添足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

志伯尚未及答，人報黃門官奉節至，請翁快出接旨。嵩即穿朝服出至中堂，跪接聖旨。黃門官口誦聖旨道：現據張志伯奏保丞相族弟嚴源，有王佐之才孫吳之略，朕甚嘉悅。特著黃門官持節到宣，卿宜攜弟明日早朝陛見，朕另有委請，毋延。欽此。

嚴嵩謝恩已畢，向黃門官謝過了勞。黃門官道：「恭喜相國，令弟今承特召，必有大缺簡放，可喜可賀！」嵩謝道：「乃尊使福庇所致。」黃門官作別回朝復帝不提。

再說嚴嵩打發天使回宮，即來與志伯商議道：「明日舍弟入朝，只恐皇上面詢其戍守方略，舍弟如何能答對得來？怎麼是好？」志伯道：「太師不須憂慮，可令人請令弟來此，僕自有以教之，必不致誤事的。」隨又著人到府中，取地輿圖來，二人領命，分頭去訖。

少頃，嚴源來到。二人相見畢，志伯便向他道喜。源道：「何事可喜？乞即示知。」志伯道：「二爺旋作大將軍矣，豈猶未知耶？」遂將如何始末，備細說知。嚴源聽了，驚呆半晌，始道：「謬承親翁大人吹噓，恐僕有負所薦，如之奈何？」志伯道：「不妨，且坐片時，自有分曉。」

言未畢，家人取圖來到。志伯展開懸壁上，乃是一幅地理圖，上載著陝甘兩省的山川關隘形勢以及路徑險要，一一均有注腳。哪裡為最重要之地，何處是衝繁之區，指摘清楚，歷歷如見。志伯道：「二爺明日到了那裡，必要先整飾哪裡，又次及哪裡。」細細為之解說，再三指示，嚴源默記於心。志伯又將如何答應戍守之道，復為開說。嚴源亦細心記之。嵩喜道：「非親翁之大教，真弄巧反拙也。」願謂嚴源曰：「你默記之，毋致臨時遺忘可也。」源當面稱謝。嵩即命人取酒共酌。志伯辭道：「現奉聖旨，僕明日上任。僕尚有事，只恐明日不能相從二君入朝，幸勿見怪。」遂辭去。嚴嵩恐源不能記憶，是夕竟不放嚴源歸，將圖形屢屢指點，復令其誦讀注腳之語，直至四更，始息片刻。

剛轉五更，兄弟雙雙抖擻朝衣，令家人提了絳籠，一逕入朝。金雞三唱，天色漸曙，忽聞景陽鐘三響，各內侍鳴鞭靜殿，各文武分班立著。嵩與源二人跪於階下。少頃，御香氤氳，一派音樂，兩行宮女及許多太監擁簇著帝升殿，坐於九龍繡墩之上。文武山呼已畢，帝令捲簾，宣嚴嵩、嚴源。二人山呼萬歲，趨上御前，腦伏金階。帝賜平身，二人謝恩起立於龍書案側。

帝顧嚴嵩曰：「此即你族弟耶？」嵩奏：「乃臣弟嚴源也。」

帝隨問源道：「卿現居何職？」嚴源伏奏道：「臣現充駕部郎之職。」帝笑道：「志伯薦卿之才高，朕今日當展你驥足。朕欲以卿為陝甘提督諸軍，卿料能守此否？可為朕言之。」源頓首道：「臣乃一介庸愚，毫無知識，謬蒙張都督過譽。臣不才，惟有竭盡忠誠，以報陛下高厚於萬一耳。至於守撫事宜，非可以預定者，見機而行，遇時而進，撫則不失為討，討則仍復為撫。」

撫討兩道，即治理之道，誠非臣所能逆料者也。」

帝聞源語，大喜道：「真將才也！大將在謀，今卿得之矣。」

朕欲以全涼委卿，卿其勿負朕意。嚴源頓首道：「臣無才無識，誠恐弗克勝任，有負陛下委托之重。」帝道：「卿之才，朕已知之。」即以嚴源為甘涼總督諸軍事，賜尚方劍，即日起行。源九頓謝恩出朝。二人好生歡喜。少頃就有許多官員前來道喜。

此際嚴源恰如山陰道上，竟然應接不暇。

次日，趙文華即以千金為壽，另有名馬玉帶之類相送原夾注：文華可謂善於趨炎附勢者。嗜痂逐臭，何不知恥若此！

我甚為之惜矣。或曰：不然，公太迂腐，故有此說。今日之做官而享富貴，非昔日之趙文華耶？只知為彼惜，我亦以公不及文華矣！可發一笑。嚴源既受恩命，即日打點赴任。吏部那邊，即著差人送了文札，並上諭訓旨過府。嚴源擇吉起程，一路上的供應迎送，所過州縣官吏，無不攢眉吞氣，儼然先日之清算張國公也。暫且不表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海瑞在部，不覺四年有餘，備極劬勞。二次報功，皆被嚴嵩駁回，不許填報卓異，且每欲尋隙陷之。只因海瑞辦事小心，又並無一些破綻，嵩故無從下手。時張志伯在京城，恐怕海瑞見帝，即敗露其故惡，故每勸嚴嵩隱忍，總不遷其官爵，使彼不得見帝。因為如此，瑞又在部年餘。

一日，人傳嚴嵩與弟甘涼總督嚴源常有私書來往。嵩子世蕃，年方十五歲，終日在外嫖蕩，恃勢凌人。昨日在於翠勾欄院飲酒，一語不合，酒後使性，竟將院娘擊死。知縣前去相驗，拘問鄰人，方知是世蕃所為。知縣竟不敢根究凶首，反把屍母扣押，令其遵依領埋。如此肆橫，種種不法。

海瑞聽了歎道：「似此則小民受害者，恐無寧日矣！」但自己官職卑微，咫尺天顏，無由得見，心中煩悶。值部務稍暇，乃過李純陽編修處閒話。李翰林延至內堂，彼此談論。說起朝中之事，海瑞慨然曰：「皇上信任嚴嵩，則社稷將見傾危矣。」

相語未畢，忽人傳李侍讀到拜。李純陽道：「海兄且少坐片刻，待小弟陪了客來，再來敘談。」海瑞笑道：「既有貴客至，請自便罷。」李純陽拱一拱手，往外陪客去了。

且說海瑞獨坐無聊，遂將純陽的書籍翻閱。看了幾本，不覺一本書內，有一小折兒夾在其中。海瑞展開來看，卻不是別的，乃是嚴嵩的劣跡十二款。只見上寫道：第一款：二年春三月，嵩在通政任內，窺見順城門張一敬之女美媚，以勢娶之。其父母不允，嵩諷縣令以橫事陷一敬於獄。嵩因娶其女為側室，阻隔其父母往來。一敬幽死於獄，敬妻旋亦屈恨而死。嵩恐女為父母復仇，夜縊死其女以滅口。

第二款：嵩改擢刑部尚書，凡有天下無院所咨命盜各案，必取押咨銀若干兩，否則駁飭。

第三款：嵩在刑部尚書任內，訊江南一家三命之案，凶首有財，令人賄賂嚴嵩，以白銀三千為壽。嵩受之而反其案，使死者抱憾九泉。五年九月事也第四款：嵩遷丞相，加太師，日益肆橫，目無君父，把持擅專，所放之官，佈滿天下。六年五月，嵩以太保劉然不為己用，遂矯旨收之，殺於獄中。

第五款：福建閩王某，因無貢物於帝，亦無嵩賄，嵩即譖於帝前，稱閩王不貢，便有不臣之意。閩省地接番夷，恐王為患，勸帝早除之，免滋後患。帝乃賜閩王死。嵩復使該地方官抄籍王家解京，以肥己囊。

第六款：嵩善窺上意，每遇帝喜，必暗奏之，彼黨羽某人好，他人歹。帝惟嵩言是信，升降不明，朝廷解體。

第七款：嵩有心固寵，欲為椒房之戚，以甥女育為己女，特請帝至府中獻弄，蠱毒君上，陷害張后以及青宮，皆廢為庶人，現今幽於長門宮。

第八款：嵩與步軍統領張志伯，結為黨羽，又為兒女之親，屢屢保薦，直至封爵，出鎮大州。今復奏帝調回，總掌九門之鑰，其居心更有不可問者。

第九款：嵩與主事趙文華友善，朝夕綢繆，欲為己用，超擢文華通政之職。遷擢由心，目無君上。

第十款：私加官關課稅，以飽貪壑。

第十一款：放縱家人嚴二，刻薄重利放債。

第十二款：府第款式，仿照大內，而更極其新巧，僭越有罪。

海瑞看了，隨大喜道：「有對證了！」即急急的收於袖中。

正是：看明十二款，拚得一身亡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